

敬季杂著

文鈔

襍著之五

定海黃以周

顏子見大說

周子通書曰富賢人之所惡也顏子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閒有至富至賢而異亏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夫周子所謂見大心泰者不知何所指也蓋引而不發以待後學之自悟爾程叔子受業又令尋顏子之所樂何事而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自有其樂亦未發周子所問之旨也以周謂顏子之所樂者天而樂天之學由好禮

始虞書曰天秩有禮自我王禮有庸哉禮者體也體之於心知其理之不可易實出於性之身可已則手舞足蹈有不自知者矣理不可易故曰秩性身可已故曰天禮秩自天故好禮卽以樂天禮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言聖道峻天之大本由於修禮之大也顏子所見之大雖無容輕擬要不越中庸所謂優優之禮矣由博文以約禮旣竭一生之才能克己以復禮遂安三月之仁夫子所循循誘人顏子所拳拳服膺儻有大於此者乎迨夫履而泰然後安動容周旋中禮於時盡性於時知

命於時樂天簞瓢陋巷中德輝融融有非後人所能髣髴者朱子曰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庶乎有以昇之是言也亦已批大卻導大窾矣自後儒小禮學而天秩紊人心惑或曰禮爲忠信之薄是言一出而周衰或曰禮非爲我輩設是言一出而晉亂學術不明治術因之亦敝顏子有王佐才要亦不出乎禮又於爲邦之間見之

朱子論程門高弟子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皆入禪學惟呂與叔不入禪呂氏初學於張子橫渠湛溪禮學者也朱子之門羣推黃子勉齋爲冠黃子亦溪

於禮

自識

曾子論禮說

聖門之學者重約禮禮者理也曾子之學尤湛深於禮
本末兼澈經權並明故卒能尋孔聖一貫之傳大戴記
錄曾子十篇大言制事悒悒勿淡有尋於禮教者其
受學孔聖也內驗身心外究事理於禮之大本大經聆
之審體之孰退而與游夏諸子互商節目弔之謁襲舅
之東鹵祖之反宿一一講明必求禮義之安而後已初
未嘗偏輒己見悻悻自是曾子忠恕氣象乃爾檀弓記
過襲多祖有見於此非以示貶也而其特見之明往往

足以正古禮之失如論小功之宜稅讀賵爲再告斟酌
損益卽游夏諸子亦心服焉後之學者據檀弓文以刺
曾子之昧禮或尊曾子以斥檀弓文爲兩失之夫禮之
常經老生宿儒或能言之一旦事出非常引援比例無
其文輒擬議莫能定孔子曰可與大未可與權大者守
經不知變權者達其變以善其經記錄曾子問篇設疑
解難極人事之至蹟以求天理之不易斯非善用權禮
者乎而後之學者迺有疑於此斥記者之失實殊連不
知蓋闕之義矣

曾子問之可疑者余有解於禮書通故中

古人論學詳言禮

而略言理禮卽天理之秩然者也虞書曰天秩有禮孔

子莫尻曰禮也者理也樂記曰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
也節文度數有至理寓焉矣故攷禮之學卽窮理之學
也曾子之窮理本末兼澈經權並明故卒能尋孔聖一
貫之傳又何閒焉

子思學詩說

管伯魚子過庭孔聖訓以學詩其沈吟之趣必有大過
人者惜今無由攷見子思子之生也晚追念祖父之遺
訓於六藝之文無不通而尤殫力於詩諷詠以昌之涵
濡以體之不知其閱幾秋也嘗讀中庸之引詩而悲哀
想之夜錦尙綱詠事之淺者也而悟道之闡而章潛伏

孔昭詠物之小者也而知德之微而顯

注疏潛伏孔昭二句連上節為

義今即起卜子夏於九京其談繫絢禮後不昞之過且

其體物之精又有突過詩人者伐柯之則不遠而睨視

尚為有別德輶之毛已細而比擬又嫌有倫由妻子之

好合不睽而尋兄弟之和樂且久

湛久也

已為宜室家者

推言之

詩入句宜合讀毛傳分為二章非也當以中庸所引正之憎解中庸者亦不尋其說

而又

溯其父母之順後之讀詩者有如是會悟者乎韓詩外

傳殊為自檜以下矣古本大學秩然理順其純粹與中

庸同大學引詩十有二中庸引詩十有六亦復相埒鄭

康成說大學與中庸同出弓子思子蓋必有所本大學

釋淇奧詩詞簡義精爲後來訓詁家之祖中庸釋旱麓

詩鳶魚察上下有率性之明釋文王詩天緯無聲臭爲

化民之神甚尋詩人本旨不同禪學元妙空虛之說王女

詩解見集中辨無篇旱麓後之談理義者尤當潛玩本

文勿以異端之說襍之抑又聞之孔聖刪詩以授卜子

夏卜子夏作序以授其徒魯人孟仲子亦漢於詩嘗尋

卜子夏之傳以授梔牟子梔牟子以授孫卿子孫卿子

以授大毛公大毛公作故訓傳實爲毛詩據鄭康成詩

譜孟仲子者子思子之弟子則詩學之淵源可溯矣或

曰孟仲子亦嘗受詩於曾子而之弟子李克曾子而受

詩於卜子夏與子思子相講習亦最久

子游子夏文學說

晉者樂正崇四術以詩書禮樂爲教自自夫子作十翼
修春秋號之曰六藝後人尊之又曰六經孔門之徒身
通六藝者七十人而子游子夏獨以文學著其經術之
湛深非有大過諸人哉今太古遠二子學術無從窺其
涯涘而儀禮之記先儒多以爲子夏作子游之言亦多
轍見於戴記中二子之學實於禮爲尤長其以有末無
本責問人子夏以爲過此固千古定論也而子游之言
實非庸常人所能道凡學士之習禮者尚繇文縛節

務外而遺內不知禮意所在子游欲挽末流之失獨作探本之論謂之過可也而不能謂之誤其無媿於四科而可居文學之首卽此亦可略見一斑矣今合諸書之言觀之子夏謹守禮文而不奪其倫子游深知禮意而不滯於迹一沈潛一高明學各尋其性之所近而北學南學儼若山河兩戒其流派由此竊別李延壽作南北史以爲南方簡約尋其英華北學深蕪尋其枝葉其意在扶南而抑北今以孔穎達疏攷之北方之學校枝葉中時有英華發見南方英華實空疏之學自唐迄今千有餘歲其學術之異同鎔出難輒一論然據大判言之北

方多苦卓大行之士學業亦尙博攻是善用守者而其失也野而不文拘墟而不達南方之士好博大識見議論時突過毒人是善於韌者而其失也泥濫而無歸宿鉤鈇而不存大體斯豈游夏之流風使然與抑亦南北地氣主之也夫以孔子爲之師而游夏尙異其徑塗學術之難一也久矣

管仲子路功烈說

曾子鹵嘗分管仲子路優劣孟子取之其斥管仲在功烈之卑是子路之功烈必有大於管仲者在非特子路之道德優於管仲也楊龜山曰子路於一匡九合固有

不逮譬諸御者子路範馳驅而不獲管仲詭遇而獲禽以周竊以爲不然子路能治千乘之賦充其有勇知方之略亦何難於九合一匡治蒲偁善墮鄆偁勇未若管仲之曁君行政曁以盡其所長功祇小試可淡惜焉且小邾射之以句繹奔魯也不信其君若臣之盟而信子路以一言此與齊人求鼎信柳下惠無以異以一介儒生而見信鄰邦若此向使曁君行政如管仲其德之感孚又何如哉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子鹵卑其功烈正合器小之訓而謂子路之功烈尙不逮此也耶然於此痛抑管仲則又不然管仲之依仗仁義猶範馳驅者不

尋目爲詭遇而輕沒之孔子謂齊桓公正亦以管仲之不譎也五霸之德齊桓爲盛五霸之功晉文爲大狐偃先軫之相晉智取術馭楚人不敢北視霸業一成數世因之其奇功實多於管仲管仲之相齊招禮懷德尙不敢逞威力以取赫赫之功而平戎盟楚意主調停以求速成又令後人有遺議

此功烈之卑處

是則所謂詭遇獲禽多

範馳驅而少獲者正有合於齊桓正晉文譎之辨而不可以此定管仲子路也夫管仲之心術非狐偃先軫比其俊才英氣又與子路最相若而子鹵尊子路若此卑管仲若彼亦謂道德之有分而功烈由此定也天下有

無道德之功烈矣而有無功烈之道德哉嘗謂孔子爲
天縱子路不世出尋管仲而用之亦足解倒懸而蘇生
靈孔子之道如日之中天子路尋孔子而益彰其夜明
之月乎日月鹵沒不遽出中窅溪室幽黑無見俛俛乎
其何之必也設盛燭以照顧視乃明手足有措此則燭
火之耀小補日月者也管仲猶是矣夫日爲陽精至明
者也月藉日光以爲明者也此皆有遠耀而無私照者
若燭火之明遠不及日而其燭近照私時有過於月光
然不尋謂皓月之功烈不逮燭火也

德性問學說

仁義禮智信曰五德亦曰五性合而言之曰德性此天之所與我者故尊之問也者問此者也學也者學此者也問之學之而德性愈明故道之德性之誠必以問學而大問學之明實由德性而融尊德性道問學非截然兩事也自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荀卿力勸人學而并詆德性爲惡謂禮義出於聖人之心常人學而後能明禮義是問學取諸外而德性無諸內矣宋儒謝上蔡後有陸象山大反荀卿之說則又謂此心虛靈不昧萬理畢具而不待外求是德性求諸內而問學又遺諸外矣夫烝民有懿德德也者尋之於天也繼

善而成性性也者心之所以生也天生是心自有善端
原不可詆之爲惡然非有問學以考諗之胸中擾擾旣
無案顧精詳之功而發諸語言事爲閒直情徑行往往
貽害亏後而已不覺孔子言好仁蔽愚好智蔽蕩好信
蔽賊好直蔽絞好勇蔽亂好剛蔽狂是豈德性有未善
哉特少問學之功耳譬諸手足雖有自然之運動目不
顧視之其何所措譬諸身體雖有本然之營衛口不飲
食之其何能生德性之善非問學不成何異於是是以
君子知萬物備我身體力行而又孜孜於問學以擴
充之擇善固執反身而誠德莫崇焉性莫盡焉問學莫